

惠安縣志

(一)

重印《惠安縣志》序

編寫新的《惠安縣志》是我們的歷史任務，也是我縣百萬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編修一部具有時代特色，統合古今，包羅萬象的新縣志，資料是基礎，是決定志書本身的要素。而舊惠安縣志爲我們提供了自晚唐至道光近千年的歷史資料，因此，整理翻印舊惠安縣志就成爲編寫新惠安縣志的首要的工作和當務之急。

我縣自置縣以來，先後修過六次縣志，即明嘉靖《惠安縣志》、萬歷《惠安縣志》、清康熙《惠安縣志續補》、雍正《惠安縣志》、嘉慶《惠安縣志》及道光《惠安縣續志》。民國時期縣長林鴻輝曾將嘉慶、道光正續兩志重新鉛印，此爲出書最晚，內容較爲完整的版本，其中災異、天象、人口、水利的迹象和數字，礦、農、漁、鹽的資源及國防、軍事、海運、港

口、石雕、民情民俗等方面有不少寶貴的資料，這是值得我們珍視的歷史文化遺產。縣志辦就這版本加以勘誤斷句。由中國出版對外貿易公司福建分公司承印，是抓了一項關鍵的工作。

舊惠安縣志歷來珍收秘藏于少數書館和個別士仕之家，一般人民衆羣，出于鄉土之心，欲探史窺志而不可得，每引爲憾。而今欣逢盛世，能得重印，它既可爲編寫新惠安縣志提供資料，爲我縣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提供歷史信息，且可存史立獻，借鑒資治，昭往彰來，其得益當代和澤惠後世，是不可低估的。因此，重視和支持重印舊惠安縣志，就成爲我們責無旁貸的事情。

中共惠安縣委書記 張千秋

惠安縣縣長 張碧聰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重印惠安縣志正續二集序

先正桑坡甫有言曰志一統九域者其筆不容不簡省志加詳焉縣志又加詳焉良以積邑爲省積省爲國脩國史者率取材於邑略且弗容顧任其漫漶殘缺可乎哉丙子春余承乏茲邑值大府脩廢舉墮舉凡測疆域編戶口釐賦役籌邑防欲稽志書而猝不可得蓋邑志之失脩百餘年於茲矣夷考惠安設邑肇於有宋太平興國之六年析晉江縣境置速明嘉靖八年張公襄惠始創纂縣志甚盛舉也萬歷四十年黃子士紳續有所輯清康熙十七年海寇繹騷銀版煨燼無餘自時厥後朱子兆綱張子閻仙嘗從事於斯顧歲祀緜邈後不承前今日之孤本難覓亦固其所余於公暇廣事蒐求僅得嘉道年間張子敏求撰本及邑人續訂本既非初印且半飽於豚望之腹弗亟爲謀一邑故實將日卽于漸滅余滋戚焉因捐俸重爲付印冀永其傳賴黃君世美王君其華相助爲理而杜君印陶實董成之越二閱月而事蒞庶後之官斯土者於邑之疆

城戶口賦役防守與夫形勝人物風俗土宜開卷瞭然於行政不無裨益。雖曰小補亦當今爲宰之首務也。若夫徵文考獻酌古準今就前人已成之業紹續而光大之自非曠日持久弗克以觀厥成則請俟於後之君子。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日 惠安縣縣長林鴻輝

重修惠安縣志序

鄭夾漈嘗云作史難作志尤難。蓋志之體簡而能賅詳而不冗。洪纖隱顯不漏不支。庶乎近之。惠自太平興國間分晉江東鄉置邑。亦清源文獻之邦也。余於嘉慶己未奉

命調任茲邑。求所以休養乎斯民者。日昃不遑。爰取志乘以參稽吾政之得失。而吏以邑無舊志對余。聞之而詫焉。逮詢諸紳耆。有悉其顛末者。曰。惠自康熙十七年戊午秋海氛大熾。焚劫衙舍。譙樓前後。板盡燬。而惠志以亡。延及癸未。大尹朱兆綱編輯未成。雍正八年庚戌。前任王澤椿復命張子閻仙詳加纂修。而又未付之梓。人乾隆二十年間。其族孫有名敏求者。續述舊聞。以補前志所未及者。爲述信錄十四卷。余亟構是書而觀之。凡風俗之淳漓。民生之利病。以及山川戶口田賦學校。其間忠孝節烈。理學經濟。山人逸士。分門別類。詳要得宜。洵乎有良史才矣。因於簿書之暇。援據郡志。較正體例。如閭閻之節孝可褒者。或年限稍格而不得仰邀旌典。或事實就湮而亦僅流傳姓氏。苟非發潛德之幽光。何以慰貞魂於地下。爰乃廣咨博採。手爲釐定。分爲三十六卷。事雖創而實因。文茲繁而就約。粗具崖略。以俟來茲。庶使東南大邑。百度彰明。後之君子。踵而行之。飭官常而周民隱。得有所藉手也云爾。

嘉慶八年歲在癸亥六月知惠安縣事大興吳裕仁序。

惠安縣前志原序

地理之書昉於九邱至周而外史掌之。所以待王稽古詔地事以知地俗其由來遠矣。惠安舊屬晉江。宋太平興國始自爲縣。雖疆里僅齒中邑而川嶽效奇賢哲挺秀在閩猶可甲乙數矣。獨典章文物殘落莫稽曠五百餘年未有任紀載之責者。豈非邑之大缺典歟。嘉靖庚寅封川莫侯敬中爲縣之二年觀風采言知邑志闕狀迺以屬之鄉大夫張君維喬。旣爲之旁考博詢裁成義類而又各爲論敘以發之。有激而慨有婉而引蓋自建置以至人物凡十三卷而因革損益之故纖悉具之矣。書成侯乃命工升之梓且不鄙謬余敘余維志之繫於治不少也。顧簿書期會吏治者恆亟亟焉而舉墜葺廢稽古考文則非吏而儒者不暇以爲。昔去惠安百餘里侯之政聲得於耳者熟矣。及觀是編則其賢有足徵者。嗣是吏於斯土者能寓覽而自得之則星野有常易簡見焉。流峙隨化動靜具焉。鼓舞盡利康阜基焉。變通趨時道德一焉。又審于五材也微以盡物。又制於五用也明以盡民。又和於上下也幽以盡神。又賄夫才也思所造之。又省夫職也思所修之。又慕夫獻論夫世也思所尚之。則仕有定守治有常師化

流海隅以輔成不冒之治。皆有待焉者。是固侯之志而作者之徵也。余不揣僭述於篇。俾繼治者考焉。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湖廣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僉事蒲陽林應標頓首拜序。

後序

周有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列國皆有史官。以掌時事。秦析而郡縣之。其官始廢。自是志郡國者。往往溯其沿革。紀其登耗。彙其人物。純駁不一。而古意或離矣。夫其言之也。弗理于極。其聞之也。不可與。不可爲懲。是雖搜討磔裂。摭摭^錄結。至無遺纖。將弗究用也。曷從而傳之。是故善志者。其辭平平。則不陂。其事核核。則不舛。其體大而有常。其目理而不紊。由是而往。雖越世焉。莫之遷也。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嗚呼。奚翅文焉而已哉。邑侯莫君敬中。蒞政二年。省俗觀民。知邑闕志。乃請于鄉大夫張君淨峯。屬筆焉。張君肆其讀。乃席約曲求。旁搜隳括。易其詞。覈其事。正其體疏。其目婉而多慨。直而不激。遠而有徵。近而不穢。其厚。生善俗興政之^太凡者。各於顯辭敘論見之。斯其古良志也。觀者其將興而徵乎。夫古今天下一也。豈法立於古。而難于今。法不必盡於天下。雖在郡邑。補偏救弊。弗可無者。化而裁之。存乎其人焉。因言以考實。因實以稽政。因政以問俗。作者之徵。于是爲大。而志之不可闕也。夫

蒞政者貴知要。惠有志自今始斯知要矣。知要可觀政矣。知時錫梓事竣。莫侯俾繫言於末。僭書而歸之。

嘉靖庚寅季秋之吉。惠安縣儒學教諭順德何彥書。

襄惠公自序

惠安志十三卷。嘉靖庚寅春。邑大夫莫侯敬中以纂修之職屬余。余爲采摭故實。旁徵故老聞見。擇其可以厚民生。善風俗。興政務者。次第成卷。卷有題辭。不發凡起例。而所以纂述之意。各於敍論見之。其非吾邑之故。不以列入。傳曰。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時世有遠近。則其辭不能無詳略也。自有邑以來。至今上下五六百載。中間陵谷之變。尙不能盡識。是故其遺落多矣。若夫記述近事。欲以厚生善俗。而興政務。區區之辭。感發於所見所聞。有不覺其繁且多者。世必讀余言而得余心。則是十三卷者。其亦足備吾邑之芻蕘也歟。淨峯張岳維喬書。

續志原序

不佞承乏惠邑。攷問治理所繇。乃知邑故有志。始於嘉靖庚寅。少保張襄惠公岳手纂也。原本山川博

綜倫類其於政俗蠭蟠襄惠每致慨焉。越今復數十年所矣。謠俗趣舍人物升沉何啻千百。愧未追續。乃按臺陸公軫念文獻無徵。亟檄諸郡邑採故實以續閩志。不佞藉得錄邑諸條。教宜書者。屬筆黃生。生派出纓帽。學有文名。以不佞旨。更從諸所知搢紳。摘抉抽黃。續承襄惠。別輯成書。而襄惠手纂毋易也。然不佞聞之。腹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舂號鐘。觀史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緇縻縹緲。今讀襄惠輯略。與黃生補纂。則建置異。則土田異。則徭役異。則生息異。則物力異。則兵賦異。則理亂趣舍異。則紀綱風俗異。好尚文物異。乃理道欲去太甚。則在璞斲文勝。昔盤庚遷殷。革奢卽約。長沙策漢。損文用忠。蓋消息盈虛。不常厥道。尙知貴古敦今之凜也。不佞下車以來。仰跂葉羅浮。劉姑蘇。及邑先緒紳顯烈鴻謨。臚列志中。搏務一心營職。勉自規慎。庶幾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成囷倉。而冠帶禮義之屬。含生之倫。靡不沐浴更新。以偕大道乎。第過不自知。才廉政拙。已去民思。乃居無赫名。則何武朱邑矣。幸數年間徵應昭錫。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頌而百昌遂。天所以順也。嘉穀歲登。四時豐美。天所以相也。薪爇芘芘。科目蔚起。天所以興也。不佞計過朝夕。務治其業。以赴功安所臻。此今上春正月大計。天下吏治。不佞秩滿觀行矣。倘有問。則張

襄惠與黃生志在也。它如耽淫藻悅，以煽詔一方，則不佞不敢知。乃黃生當無謝，買生不能游，揚殊慚。吳公今劄劄告成，僭以一日畏民上，乃序而誌之末簡。

萬曆四十年陽月穀旦，知惠安縣事宜春楊國章撰。

又序

惠安之介於泉爲腹方十里者，九焉不能也。視大邑差可十之二三耳。襟負之區，強半山海間，所爲比廬而處者，又僅什之三四耳。乃冠冕閩中，眉目海上，幾與中州之名勝肩立。不佞熙內他日從載乘中，讀邑人張襄惠公所爲志，皜皜然備忻忻然侈也耳。熟之矣。日者徵惠當事，薄遊斯土，於其中如山川之靈奇，跡熟之。人物之都雅，日熟之。企激兼懷，不揣欲持三管爲役，翔實魯故，一引前人之緒焉。小子不敏，歲在壬子，大侍御陸公遍觀八閩之風，有志於不朽之業，亟屬部中諸郡邑脩厥志。惟茲一二搢紳秉之，簡文學諸儒左右之。於是邑大夫楊公奮然受事，命諸生掌故，從襄惠結撰之終，爲今日更創之始。數十年間，凡川移谷徙，風儻雨憊，城郭橋梁之所興頽，宮室坊圖之所存換，則旣眉列而指畫之矣。若夫茂宰師儒，揚鑣先後，名卿鉅人，煜雪當年。藩臬重臣，州邑大吏，及夫高人貞女，爲善於國，爲善

於家焯焯足述者俱得書次如前。蓋鉅纖必挂偏全都舉忠厚之意彰往詔來之思是之取爾。書成楊公付之梓而屬不佞。熙丙志日月焉丙敬諾受簡。

惠安縣儒學教諭舉人曾熙丙謹序。

張少卿原序

聞之邑有志如國有史何可廢也。惠亦一國之故。然自有邑五百年而先襄惠始志。志後又且八十年中間兵戈水旱之變何事蔑有。而一編未續。繇嘉靖來。至於今寥如也。不佞異時者見二三長老譚說嘉靖初年事如譚太古攷前志之舛非其時耶。乃今讀所論著其於吏治士風民生物產之興衰善敗一何反覆咨嗟。又若不勝成宏之思也者。此其故可推。而其致極惋切可念也。況今日乎山川無改氣化遞遷淳解樸散人事受之。如使作者之志來者有續。吾恐令人正襟仰屋而轉思嘉靖之無從已一往不還之勢是宜廬楊侯之廩廩矣。唯茲續志之成正當報政之日防淫侈而救彫弊侯亦既殫厥心其於此志得無亦有反覆咨嗟如昔人者耶。若夫志之具體史也。史家義兼褒貶而志之義不必盡史也。蓋載筆者黃君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作也。夫之言也。史遷之言也。雖然而一國之故具

是矣。

萬歷壬子陽月穀旦。邑人張迎禮卿甫譔。

駱光祿原序

余邑志舊出襄惠張公筆。號稱雅馴。自公志後。且兩朝曠弗續。綜故實者病焉。宜春楊侯知邑事之三年。慨然以考文興獻爲己任。爰謀經始。會都御史丁公。御史陸公。檄下諸郡徵全志。因咨學博閩曾君樵。川危君福。唐林君諸。生黃士紳。使輯之。撮其要入郡乘。餘加彙括爲邑續纂。旣成授梓。而屬不佞弁一言簡首。余維邦家文治顯。罔有待其人哉。繇宋置邑至國朝五百餘年。始得襄惠公。迄今又八十餘年。更得侯。甲子六十而一周。天道也夫。惠崎嶇斥鹵。厥賦中下。錯不能當郡十之一。然大帽靈鷲諸勝。跨上游。巋然左輔。當高皇帝初命江夏侯徧行閩浙。度要害烽火。碁置邑。海道不隴。通同三十里。祈望之司居其四。陸則要脊。海則咽喉。視他屬較重矣。于時民新去湯火。力魚鹽田作。而賤浮食。穡積豐阜。蓋其醇也。嘉靖兵燹。幾靡子遺。上同育四紀。患浸通同萌生。高畝數登。戶口滋息。鑄鑊鈎鈇之用。上屬於椒岑。比歲絃誦斌斌。簪紳競奮。掉品芳蕤。標著遐爾。夫亦祖宗列聖之神靈。河山之晶魄。以

景鑠于茲。月盈日中。何常之與。有踐露知暑。甯無永懷。夫稽往憲詔來者。酌質文始終之變。用保乂隆平。此賢有司事也。微志將安所取裁矣。客謂和扁之門不拘方。閉戶而學操舟之術者。與凌陽侯焉。則督治顧力行何如耳。安事綵績。不佞否否。客無言。力行則已。力行孰與。侯多邑賦法。舊綰其柄於冶人。金錢之多寡精拙。惟治是視。彼外漁輸者而內蠹公帑。亡異螟螣。侯至而更出納兢兢。細大必謹。窮鄉甌脫。不憚屏宵而躬涉之。而又振風教。重農桑。學校斤斤。循古。假令侯而操萬斛破萬頃。長年三老何讓焉。醫必有案。志亦何可少也。詩有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不腆敝邑。而惠徼介福。紀載爛然。光莫大焉。余將抱筴而聽於南山也。

萬歷壬子孟冬之吉。邑人駱日升譔。

雍正志邑侯王公原序

余承乏惠邑。甫下車。卽願學朱夫子首修志書。時以簿書鞅掌。未暇及之。會府憲郭公仰體

大中丞趙公上奉

聖天子同文至意。敦請搢紳。修輯郡乘。檄下各邑。而惠志則未有成書也。乃聘張君執筆纂修。兩閱月而

書成。余讀之。知前之作者襄惠張先生。讀者黃君士紳。迄今閩仙乃起而繼之。因喟然曰。黃君之爲志。易閩仙君之爲志難也。黃去襄惠先生八十年。時事爲耳目所及。名物象數。未甚變更。作者每搜討之。毋勞。閩仙君去黃百二十有餘年。中間人才之升降。戶口之登耗。田土之荒闢。風俗之醇漓。士習之邪正。以及城郭修墜。衙署興圯。橋梁修壞。鮮有可徵。故老皆已無存。而徒於一二斷碑殘簡。徵文攷獻。詎易易哉。我

朝定鼎。文明日新。凡所創制。大綱小紀。皆足昭垂萬禩。今天子神聖繼統。因革損益。無非斟酌百王。駕三代而軼唐虞。倘非才擅三長。豈能發揚盛治。而接軌前賢哉。以閩仙君視黃。其難易昭昭具在也。閩仙君爲邑名宿。品行余所素知。向曾讀其理學諸詩。雅近唐人。茲之志也。簡而能核。詳而不蕪。其辭嚴其義正。亦足以媲古之良史云。抑嘗聞之矣。漢司馬子長鴻才博學。而史記一書。原本於其父太史談。張氏。邑文獻家也。襄惠先生而後。必世有傳聞祕之青箱。閩仙君淵源家學。參所聞見。用以成書。故能易人之所難。有如此也。郡志之成。以是爲權輿。有斷然者。異時。大中丞趙公以山左大儒。輯綬閩。將合十郡之典故。纂一統之車書。於閩仙君此志。當必如班氏漢書之取筏龍門也已。

雍正八年庚戌九月之吉。知惠安縣事古郇王澤椿題于螺陽宦署之鳴皋古治堂。

